

# 瞭望世界艺术之窗

荣翌

展风格。

1945年,安东诺娃开启职业生涯。75年后,满头银发的她在接受采访时依然能清晰回忆起那年夏天,运载着拉斐尔、乔尔乔内、维米尔等名家名作的车辆停在博物馆门口,她第一次见证《西斯廷圣母》被取出时的振奋。怀着“我们必须留下一些东西”的信念,1961年担任馆长后,安东诺娃领导博物馆肩负起“向几代国内观众开放世界艺术宝藏的独特使命”。

1974年,当得知《蒙娜丽莎》正在日本东京展出,并将在回程途经苏联时,安东诺娃决定争取这幅杰作在莫斯科展出。展览成功举办,博物馆门前第一次排起数千米长队。此前,《蒙娜丽莎》的海外足迹仅到美国和日本。此后,她又策划举办了“莫斯科—巴黎”“莫斯科—柏林”等数十场传奇画展。1981年,她与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希特共同发起“十二月之夜”艺术节,融合造型艺术与音乐艺术,逐渐成为俄罗斯重要的艺术传统。

20世纪,摄影作为一种新兴艺术形式崛起。在安东诺娃领导下,博物馆建立了艺术摄影部,让雅俗共赏的当代摄影作品走进古老展厅。其中,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尔金以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为主题创作的系列照片极具民族风情。穿着民族服装的少女,纺车旁的妇人,头戴皮帽制作咸鲑鱼的村民,都出现在他的镜头里,民风民俗被定格在艺术摄影作品中,传递出质朴的美感。

## 焕发青春的活力

2020年,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开设虚拟展览,讲述战火中的博物馆命运和艺术故事。二战期间,博物馆遭受3次轰炸。在失去屋顶的希腊展厅,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严寒的冬天清理大厅积雪,夏天则与潮湿和霉菌斗争。在藏品紧急转移期间,他们每天打包1万多件藏品,转移并保存文物约26.7万件。正是在这些艺术守护者的努力下,大量珍贵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在今天完整呈现在参观者面前。

近年来,博物馆着力创新,焕发青春活力。新项目“普希金21世纪”着重展现当代俄罗斯和西方艺术面貌,除举办展览外,还开展相关教育和研究课程。为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博物馆积极制定数字战略,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为游客提供服务,并创建藏品电子目录,建立3D智能博物馆和4D虚拟展览。

现代科技丰富艺术作品的生命,拓宽博物馆的教育空间。创办伊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便重视社会的社会功能,设有儿童教育中心,开发趣味游览项目。如今,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让博物馆成为开放互动的舞台。艺术走下“殿堂神龛”,成为民众可轻松参与的“文化集市”。漫步于此,既有围坐于讲解员身边孜孜聆听的儿童,也有戴着眼镜仔细端详艺术品的老人,他们眼中同样闪烁着对艺术的热爱。

犹如一扇瞭望世界艺术的窗口,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影响了俄罗斯人对艺术的认知。安东诺娃曾说:“永恒是博物馆的温度。”展品的静穆姿态里,凝固着时间与创作的灵感,凝结着博物馆人传承文化的心血,也凝聚着俄罗斯文化生活的审美记忆。

在莫斯科历史悠久的沃尔洪卡街,一座古希腊神庙外观的艺术圣殿巍巍矗立。拾级而上,穿过一字排开的宏伟柱廊,阳光从主楼大厅的玻璃天窗倾泻,投射斑斓的艺术光影。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是俄罗斯外国艺术收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约70万件珍贵藏品令其跻身世界名馆之列。2022年,博物馆迎来建馆110周年。历经一个多世纪,这一艺术瑰宝依然熠熠生辉。

## 浓缩世界艺术史

1896年底,莫斯科一家报刊发表了建筑设计竞赛的消息:一座博物馆正在寻找设计者,参赛要求由莫斯科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伊万·茨维塔耶夫制定。在这位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创始人和首任馆长看来,这座位于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建筑,不仅对城市规划举足轻重,还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会文化意义,应该成为城市地标和建筑史典范。

在比赛细则里,茨维塔耶夫描绘了理想中的博物馆:具有古典建筑风格的外观,室内装饰细节与展厅陈列的作品风格相协调,拥有充足的自然光线以保证雕塑的最佳观赏效果。这些理念奠定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基本形态,后经由建筑设计师罗曼·克莱因之手得以实现。

1912年,经过14年的建造筹备,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建立一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成为该馆创立伊始的雄心。一个多世纪里,通过政府购买、私人捐赠、藏品重新分配等方式,博物馆藏品不断丰富;从古埃及、古希腊到21世纪,从古典美学到先锋艺术,从绘画、雕塑到摄影作品和应用艺术作品,今天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展陈时间跨度之长、覆盖地域之广、展品类别之多,在博物馆文化高度发达的俄罗斯都堪称罕见。

与主楼毗邻的19至20世纪欧美艺术馆收藏着博物馆最引以为傲的艺术珍宝:马蒂斯《金鱼》安静游动,德加的《芭蕾舞排练》优雅起舞,塞尚的《桃子和梨》展现静雅之美。梵高、高更、雷诺阿、毕加索……美术史上那些浓墨重彩的名字留下的巨制,人们大多都能在这里一睹芳容。

作为以收藏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大师画作为主的艺术馆,该馆专设了莫奈展厅,展出莫奈画作20幅。其中,创作于1899年的《白色睡莲》(见下图)堪称镇馆之宝。这是莫奈创作的180余幅《睡莲》系列组画之一,于1948年被该馆收藏。晚年的莫奈对这一充满东方美学意境的植物十分着迷,为种植不同品种的睡莲,他甚至在庭院里开凿了一方池塘,在光影变幻中用画笔捕捉其风姿神韵。在现场,不少参观者慕名而来,与这幅画面合影,感受它绵延至今的艺术芬芳。

穿梭于不同的展陈空间,如同搭乘时光机,与古典杰作对话,与现代艺术碰撞出火花。一幅浓缩的世界艺术史图景缓缓铺陈,参观者路过艺术,在步履里重现艺术史。

## 追忆“博物馆缪斯”

2020年“十二月之夜”艺术节,博物馆空旷的白色大厅里,肖邦的钢琴由静静流淌,倾诉着对前馆长伊琳娜·安东诺娃的哀思。在98年的艺术人生中,她将75年光阴献给了这座博物馆,塑造了它的基本面貌和策



国《普罗旺斯日报》则这样评价该剧在马赛的演出:“这是可以超越地域距离与文化差异的经典作品。它把故事的核心角色带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这个普通人与你我相同,内在充满符合人性的冲突、矛盾和情感。”

## 让中国话剧“扬帆远航”

北京人艺亲历了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更是中国话剧“走出去”的积极参与者。近年来,亮相海外舞台的不仅有《茶馆》《雷雨》这样的经典大作,也有《我们的荆轲》《司马迁》等集中呈现东方审美意趣的作品。而在艺术创作之外,如何帮助浸润东方风、民族味的话剧“扬帆远航”,是人艺人不断思考的问题。

话剧首先是“话”的艺术,这是任鸣常说的一句话。在海外演出时,台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演出效果,但过长的外文字幕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影响观剧体验。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荆轲》首次亮相俄罗斯时,北京人艺邀请翻译过莫言小说、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马义德担任同声传译。

任鸣鼓励年轻的汉学家大胆意译,尽可能将剧本中的市井俚语,以及双关、借代等字面背后的隐含意思传递给观众。“效果比我预想的还要好。观众的反馈——不管是安静、大笑、耸肩、皱眉——几乎和演员台词同步。”其后,北京人艺将这一经验运用到赴海外巡演的其他剧目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5年,《茶馆》出访美国,同时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大型展览。此后,“随戏带展,借戏发挥”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在白俄罗斯,《我们的荆轲》专题展以浓郁的战国历史氛围吸引大批热情观众。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九届奥林匹克戏剧节《司马迁》主创座谈会上,只有50个座位的会场被百余人挤得水泄不通……展览、对谈、剧本推介会等活动迅速拉近外国观众和作品之间的距离,也为推广中国话剧、中国文化打开另一扇窗。

近年来,依托“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这一平台,北京人艺与法国马赛拉克里耶剧院、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德琳娜剧院、喀山卡查洛夫模范大剧场等世界知名剧院团建立了剧目互访演出机制。来自不同国家的从业者在对话中激荡出思想的火花,并促成《知己》《我爱桃花》《我们的荆轲》《李白》《司马迁》等剧目赴俄罗斯、罗马尼亚、法国演出。得益于不断拓宽的对外交流渠道,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家戏剧团体纷纷向北京人艺发来合作邀请。

“北京人艺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但它绝对不是固守陈规的‘古玩店’。它是守正创新的人民艺术剧院,更是面向世界的戏剧交流平台。”站在建院70周年的时间节点,任鸣珍而重之地留下了这样的寄语。采访结束后,他又立即回到紧张的院庆筹备中去,为他挚爱一生的剧院服务、为戏迷的节日服务……

任鸣一生执导了90多部作品,《我爱桃花》《知己》《我们的荆轲》《司马迁》等一系列探索“东方戏剧”美学精神的话剧作品走向世界,成为北京人艺探索中国话剧艺术对外沟通的优秀案例。

告别猝不及防,这位“最大的爱好就是排戏”的导演未能实现他排满100部作品的愿望。但艺术家不会真正离开舞台,因为“戏在,就会说话”。

和深刻的笔墨揭露了这段令人扼腕且愤慨的历史,对西方殖民统治和奴隶贸易进行了无情鞭笞和有力批驳。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不愿意离开……‘我们的荆轲’,也可以是世界的。”

与许多艺术门类相比,话剧的对外交流具有情感沟通更直接、思想表达更深刻的优势,与此同时,创作者必须面对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对于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任鸣有自己的看法:“民族”和“世界”共通的基础,是作品需要同时具备广泛的普遍性和深刻的人类性。他并不讳言,向海外剧院推荐剧目时,对方往往更偏爱能够呈现传统东方之美的历史



- 1
- 2
- 3

剧,“我们需要做的,是带给国外观众崭新审美体验的同时,避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奇观化展示。以‘共情’激发‘共鸣’,就能把话剧演进国外观众的心里。”

创排《我们的荆轲》时,任鸣已有“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懂这部戏”的自觉。莫言的剧本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侠士,在此基础上,任鸣将荆轲塑造为一个肩负重任又迷惘于自身价值的人,一个被功利心蚕食着理想却最终悲壮赴死、成就英名的人。这令“外国观众即便不了解荆轲,也能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找到对应的艺术形象”。

有位芬兰戏剧研究者专程前往圣彼得堡观看《我们的荆轲》,剧终后激动地拦住北京人艺工作人员,因为在剧中看到了“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境地”。法



庄雪雅

# 走向世界的『东方戏剧』

“诗化的语言,流动的舞台,传奇的戏梦人生。”

6月20日晚的首都剧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季剧目《阮玲玉》迎来本轮首演。故事落幕、场灯亮起,观众以长久的掌声致敬演员,也致敬导演之一、猝然离世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

6月初的一天,首都剧场三层办公区人来人往。坐在安静的人艺图书室里,隐隐听到隔壁办公室热烈的讨论声——所有人艺人都为院庆纪念活动倾尽全力。千头万绪的筹备间隙,任鸣将他“对‘东方戏剧’的实践、对海外演出的回忆,以及对以话剧沟通中外交流的思考,向我娓娓道来。”

## 探索“东方戏剧”美学精神

话剧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存在世界化与本土化的讨论。上世纪30年代,戏剧理论家张庚提出“话剧民族化”,成为中国话剧人的普遍追求。北京人艺奠基人焦菊隐执导的《蔡文姬》中,台词步法、服装舞美均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养分。任鸣这一代话剧人则从继承走向创新发展,“我们考虑的是,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拓宽一些,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在话剧艺术领域内探索‘东方戏剧’的美学精神。”

这是近10多年来,任鸣思考、研究、实践最多的课题。执导一系列历史剧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东方视角——“不仅局限于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还包括日本能剧的空寂幽玄、俳句的精炼优美、浮世绘的夸张绚丽、印度诗剧的生动神秘……”反复打磨、雕琢之下,属于东方文化的审美模式和表达方式,逐渐融入舞台的各个角落。

“这样的表达开拓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创作思维。”任鸣一方面继承北京人艺历史剧的诗化风格,让观众感受到浑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同时采用更新、更大胆的舞台调度和构图,积极追求视听语言的现代感,将东方美学精神与西方舞台形式融为一体。

《司马迁》的艺术风格就体现出这样的探索:舞台既具备雄浑的汉代气象,又跳出传统历史剧铺陈列绣、镂金错彩的模式。作为背景的全景汉画像随剧情发展转动,结尾时全部翻转为具有金属质感的巨大镜面,寓意“以史为镜”。舞台正中的斜面幕布透射出出现代感,变化多样的灯光打造出虚实结合的意境,让司马迁与屈原的“隔空对话”更具艺术真实性。

在任鸣看来,用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滋养中国当代话剧,催生出能与西方戏剧文化平等对话的“东方戏剧”,是从从业者应有的探索,“这是广泛吸收传统东方文化精髓、融合东方美学与哲学思想、同时又与舞台表达的现代精神相和谐的审美风格。这是一座引人攀登的艺术高峰。”

## 以“共情”激发“共鸣”

2014年,《我们的荆轲》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演出,这也是该剧的海外首演。任鸣曾回忆起那次演出,“我坐在剧院二楼,直到开场前心里还在打着鼓。”但大幕拉开后,观众的热情出乎意料,“台上是我们的演员穿着古装用中文演出,台下是1000多名戴着同声传译耳机的俄罗斯观众。他们跟着剧情笑啊,鼓掌啊,跺脚啊,谢幕时全场起立欢呼,散场了都



图①:话剧《司马迁》海报。  
图②:话剧《司马迁》剧照。  
图③:话剧《我爱桃花》海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供图

# 刚果河随想

黄培昭

米之高。最终,刚果河以平均每秒4万立方米的流量,一头扎进烟波浩渺的大西洋。

由于水量太大,水流冲刷的速度太猛,注入大西洋后,刚果河还保持着自己坚毅顽强的余威。久而久之,它硬是把大西洋的海床撕裂开一条长150公里、宽15公里的大裂谷,犹如一柄又长又大的锋利尖刀深深刺进海底。

在布拉柴维尔附近,支流朱埃河汇入刚果河,浪花四溅,涛声震天。法国作家纪德在《刚果之行》一书中写道:“我们乘独木舟穿越朱埃河的一条支流,抵达河岸边。那里,波浪之高、水流之湍急格外明显。阳光灿烂的天空为这场面定下祥和的调子。壮丽胜过浪漫。时而一个漩涡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一束浪花飞溅而起。毫无节奏性,无法解释水流这些不规则运动。”

的刚果河上建造足够多的水电站,所发电量可以点亮整个非洲大陆。刚果河塑造的刚果盆地更是资源宝库,橡胶、木材和稀有金属等,俯拾皆是。

刚果河是人文之河。刚果河流域生活着约1亿人,从勇敢划着独木舟在峻急河流上捕获1米多长、150多斤重非洲虎鱼的瓦格尼亚人,到素有“雨林王者”之称的巴卡人,他们都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了这条大河。湍急的河水仿佛在血液里流淌,这里是他们世代生息的“生命河”与“母亲河”。刚果河孕育了璀璨的非洲古代文明,在其下游,建立过庞大而颇具影响力的刚果王国,鼎盛时期,版图覆盖地区广袤,至今仍令非洲人自豪。

刚果河是沧桑之河。历史上,西方殖民者贪婪掠夺刚果河及其两岸的丰富资源,压榨当地劳工,严加体罚,甚至残忍处决。刚果河上的奴隶贸易更是肆虐了几个世纪,无辜黑人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奴隶和牺牲品。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以生动、形象

## 旅人心语

刚果河是排在尼罗河之后的非洲第二长河,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河流。不同于尼罗河的碧波荡漾、柔美秀丽,刚果河汹涌咆哮、水流湍急,充满阳刚与力量。它从历史深处流出,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一往无前,用汪洋恣肆的浪涛宣泄着野性之美。

刚果河是狂野之河。刚果河原名扎伊尔河,意为“大河”“能吞噬一切河流的河”,全长约4640公里,发源于赞比亚境内东非大裂谷的高地山区,源头称谦比西河。